

我认识了一个 索马里海盗

Somali pirates

邓安庆 著

我认识了一个 索马里海盗

邓安庆——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/邓安庆著. --北京:
中信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086-7902-0

I. ①我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1793 号

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

著 者: 邓安庆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6.5 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7902-0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 / 001

毕肖普之夜 / 055

消失 / 077

你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/ 097

光明的道路 / 111

凤招 / 125

碧珠 / 147

拯救 / 165

跋：每当写起小说时 / 197

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

(一)

有一天我很无聊，那感觉是每一秒钟都像一张面皮被时间老人拉得无比长，长到简直熬不到下班的时候人就被无聊吞没了。不想写工作汇报，也不想联系客户，连坐在座位上都想发火。那时候我很想找个人聊天，随便是什么人都行，只要聊着就好。打开聊天工具，大家都很忙的样子，连续找了好几个人问他们：“嗨，还在吗？”没有人理会我。我随便点击一个人的空间，看他写的日志，看下面各种回复，有一个回复是“海大王”写的，写什么不重要，反正无聊，我就去了他的空间看。他的信息栏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帕洛尔群岛，一百零一岁，索马里大学毕业，从事的是海盗工作，有五个妻子、三十八个儿子、四十一个女儿。

再去看他的大头照，呈现的是一个长长的马脸，眼镜后面的眼睛茫然地瞪着我，胡子刮得挺干净，湖蓝色衬衣领子上有大大的喉结。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，二十来岁的样子，引不起我任何兴趣，准备关掉他的空间页面时，他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张照片其实也很普通：窗台上放着一盆多肉植物，窗外的晾衣杆上晒着他的秋裤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张照片十分喜感，便在

下面打了一串“哈哈”的留言。不一会儿，他问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回他：“没什么。”他又回我：“好吧……”我想象着他这张马脸做出“好吧”的无辜表情，便越发想去撩拨他。我问他有几条秋裤，每条秋裤什么颜色，他用的什么剃须刀，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，他也不嫌烦，一一回答我。看来他跟我一样无聊。我们在聊天工具上相互加了好友，那一天就在闲扯淡中度过了。

他住在宁城，是当地人，离我工作的城市不远，做的是商场售货员工作，专卖电风扇，没有女朋友，存款是五千八百二十六块八毛，家在宁城郊区，在市区租房，一个月租金六百元，吃饭在商场的食堂吃。上班是轮休制，有时候白班，有时候晚班，工作不忙，收入不多。租的房子卫生间马桶坏了，他只好天天憋着去商场上。这个让我笑了好长时间，尤其一想到他“憋着”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开怀大笑，反正他在电脑那头听不到我的笑声。他的颈脖子后面有三颗痣，呈等边三角形，有照片为证；他的腿上有一块胎记，特别像英国的大不列颠岛，同样有照片为证；他的头顶上有两个旋儿，为了让我看清楚，他还自拍了好几张照片发过来。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他身上每一块别致的地方。有一天我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已经对你的身体进行了细致的勘察，还有一块儿没有看。”他问什么地方。“你弟弟啊！”他发了一个问号过来，“我是独子，没有弟弟。”我发了一个一脸坏笑的表情给他，他又回复一句：“啊，你真是太坏了！”我坐在办公室极力忍住笑，“说！多大尺寸？”他回了一个扭捏的红脸。“是不是需要显微镜才能找得到？”他立马回了过来：“你真想看啊？”我心猛地跳了跳，脸上有点儿发烧——他不会

真发个裸体照片过来吧？正想着，他又回了一句：“想看就过来看啊！”我松了一口气，发了一个不屑一顾的表情给他。

平时我的工作还是很忙的，做的是外贸跟单，从美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发来的合同和协议堆满了我的办公桌，邮箱里的未读邮件也需要我一个个打开回复。所以等我闲暇片刻，打开聊天界面，总有他的留言。今天去爬山了，把脚崴了一下，不过没事，现在好了。有个顾客好难搞，买了风扇不满意要退货，又拿不出发票来。食堂的米饭不好吃，想去外面吃，一个人也没有兴致。他也不会问我为什么不回复他，只是自顾自地发。我问他脚伤真没事吗？他立马就回复说：“没事啦。你好忙呀！”我发了一个摸摸他头的表情，他回我一个笑得好开心的表情。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的事情，一次也没有，这让我很满意。如果他问起，我想我也不会如实回答他吧，这方面我像一只刺猬一样。

有几天他不在线上，他的头像是灰色的，打开聊天界面，也没有任何留言。我心里灰灰的，上班的情绪也不高。想问他在不在，或许他是隐身的也说不定，但我还是忍住没有问。感觉时间又一次变得无比漫长，那些文件放在眼前让人特别生气。上午过去了，下午也过去了，晚上又一次到来。我在菜市场买了一些小番茄，晚上可以当夜宵吃。这个是他的习惯，他喜欢吃小番茄，他还喜欢吃面的苹果，不喜欢吃脆的，他住的地方离菜市场可近了，新鲜的竹笋上市了，蕨菜也开始卖了，不过好贵。我的脑子里一直是他在说话。他说话是什么声音呢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留了电话，可是从来没有给对方打过，也没有发过短信。我们只在网上聊天。过了四天，

我有点儿失去耐心了，几次想打电话过去问问怎么回事，终究没打，只是恹恹地上班下班。第五天上班一大早我刚一上线，他的留言就跳了出来：“早哇。”我的眼睛莫名地湿润了，鼻子也在发酸，我回复他：“早屁啦，太阳都老高了。”他发了一个嘻嘻笑的表情：“有没有想我？”我回了一句：“想你妹！”我简直能看到他在那边笑的神情：“我是独子，没有妹妹。”

他没有告诉我这几天去干吗了，我也没有问。我们又一次恢复了闲扯淡的聊天。天气暖和了，不穿秋裤啦，只穿四角内裤啦。为什么不穿三角内裤呢？因为三角的绷得太紧，不舒服啊。嫌绷得紧，那干吗要穿内裤呢？不穿不行啊，容易激凸。求激凸照！想看啊，你过来看啊。我不理他，几分钟后他问我：“你生气啦？”我说：“忙着呢！正在用显微镜找，就是找不到！”他问：“你找什么？”我笑而不语，他反应过来了：“啊，你真是太坏了！”我去外地出差了几天，既要带着俄罗斯客户去邻省的厂区看货，又要跟业务员这边核对清单，事情忙得转不开身。坐在公司的车上，身边挤着又胖又大的俄罗斯客户，手机忽然响了，拿起来一看居然显示着他的名字，我接了，他的声音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又甜又糯：“你没事儿吧？我发你好几条短信你都不回。”我再次看了看手机，果然有六条未读短信。车上实在不好说话，我说：“我在出差，回去聊。”他“嗯”了一声，“你没事就好，去忙吧。”说完就挂了。我拿着手机，望着车窗外发呆。俄罗斯客户问我：“你男朋友吗？”我回过神来，连连摇头：“一个朋友而已。”

天气好得不像话，走出小区门口，楼前的那株山桃开得如火如

茶，舒展的枝干上粉白的花瓣在风中轻颤，虽然要赶着上班，却还是忍不住站在树下仰头看了看。大道两侧挺拔粗壮的毛白杨也开花了，不过它们的花是柔荑花序，花轴下垂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像是垂挂的璎珞。我收到他发来的短信：“好热啊。”我不回他，继续走我的路。他又发了一条：“好想去踏春啊。”自从那次电话后，他频频给我发短信，我看的多回的少。我回了一句：“你发春了吧？”他说：“对呀。”我便又不回他。坐上公交车，和暖的空气里充溢着花香，车窗外的公园内七八只胖喜鹊在水泥台上蹦跳腾跃。他问我：“你怎么不回我啊？”我心里莫名有点儿恼怒，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，像是跟他拧上了，就是不回复他。到了公司后他已经等在线上了，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方式里来，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。而他又发了几次短信，我都没有回复他，他也就不发了。他没有问我为什么，我也没有向他解释。

一时无聊，我去报了个英语口语培训班，晚上八点开课，十点下课。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四站路，走过去四十分钟。反正无事，我就慢慢走着。路边的连翘一枝枝开满黄花，天光渐收，回去的车流熙熙攘攘。干涸的河道边上杨柳青青，清风吹拂。此时很想找个人说话。我在这座城市的朋友，谁会无事听我闲扯？他们有他们的事情要忙。我舌头里堆积了很多词语，它们沉沉地压在我的舌尖上。我幻想着此刻跟他对话。天气好热，我想穿裙子。啊，那你穿内裤吗？你个死流氓，要你管。他讲过小时候跟他妈妈去女澡堂洗澡，结果被一群一丝不挂的阿姨围观。我就说那肯定是她们都各自拿着放大镜，“咦，小弟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他肯定要回一个害

羞脸红的表情。我想象他害羞的模样，一个男生会怎样脸红呢？想象不出来。

上完课回来，莹白的半月悬在楼群之上，穿过立交桥下，两边是水泥墙壁，桥上一列地铁带着一串雪亮的车窗开过。路过的小区门口一排松树都挂上了彩灯，一个流浪汉在街角的草地上盖着薄被睡觉。忽然心生害怕，我快步走过去。我想起不久之前城市里还流传着有人拿刀专砍女孩的消息，此刻这消息感觉如此真实而迫切地压迫着我的神经。我忍不住看了看身后，没有人在跟着。风有点凉凉的，我的身子微微发抖。此时手机铃声响起，吓我一跳，一看又是他发来的短信：“能跟你说说说话吗？”我像是得救了一般，心里说好哇好哇，但是短信回得却很简短：“怎么了？”他回我：“没事，如果不方便就算了。”我说：“打吧。”很快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他倒真的是无事，说的也无非是他的日常琐事。他的声音在电话里真是好听，憨憨的、甜甜的，带着点儿黏性，说什么都好，只要说就行。主要是他在说，我在听，沿着街道走，不知不觉走到我住的小区门口，山桃花凋落了好些，开始长出了些新的嫩叶来。我没有进小区，而是沿着小区外面的小路来来回回地走，手机贴在耳朵边微微发烫。

我们的手机共同开通了一个业务，一个月可以免费通话二十四个小时。白天我们很少在网上聊天了，都攒着劲儿留到晚上聊。也不多说，走路去培训班的半个小时，下课后回来的半个小时。他说得多，我说得少。我总觉得我又变回了吃糖的小女孩，他的声音被我的耳朵吞吃着，总也吃不饱。他说了什么呢？我居然一点也想不

起来了。我常笑，笑得不可抑制，他讲什么我都觉得好好笑。白天上班，他的声音就一直在我的耳边绕，写邮件写到一半我还忍不住发笑。同事说我变得开朗多了，这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。我的大脑像是雷达一样，捕捉着我生活中那些有趣的人和事情，想讲给他听。走在路上，我也幻想着对话在继续。我在开车。你有车？有啊，公交车。那你开的什么公交车啊？11路公交啊。他肯定不懂我的笑话的。可是一旦打电话，我那些构想了一天的笑话却没有说的欲望，唯独愿意听他讲。

有一天说到中途，他突然顿住了，我等了等，他还是没有说话。“喂，你还在吗？”我问道。“在啊。”他的声音没有了平日里的那种活力。“你生病了？”我问。“没有……”他又顿了顿，“我想去看你。”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，电话那头有他的呼吸声。“可以吗？”他又问道。“我要出差几天。”我脱口而出。我根本没有出差的计划，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撒这个谎。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他接着问。我说：“等我回来再给你打电话吧。”那几天为了圆这个谎，我没有上线，也没有接他电话，只是回复他：“在忙，回去后再联系。”他便说：“知道你忙的。等你回来。想你。”看到这条短信，突然让我想起原来在我家隔壁有一条小狗，一见我便扑到我的身上，用湿答答的舌头舔我的手，莫名地火起，不想回复他。

晚上翻看手机里的通话记录，原来我们已经说了一百多个小时的话了，相当于没日没夜地说了一整个星期的话。这让我很吃惊——我们都聊了什么？好像什么都说过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我知

道他的点点滴滴，连他穿的袜子是什么牌子的我都知道。他对我却知之甚少，一方面我很少说起自己，一方面他也少有问起，哪怕是说到我了，他也会绕回自己身上，这让我很放心。我固守自己的领土，却在他的疆土上驰骋。我的窗台边也放着一盆多肉植物，发照片给他看，他说这个跟他的那个简直是一对儿，我没理他。我的手指在多肉植物的厚厚叶片上摩挲。天气渐热，电风扇在我的床边吹着。窗外的天宇上难得有一粒粒明亮的星星。我发了一条短信给他：“我去看你。”

(二)

到宁城要经过跨海大桥，我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坐着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海湾。海水让我失望，在我的想象中它应该是蓝色的，可实际上它却跟江水一样浑浊发黄，而且很浅，有些地方露出滩涂来。风倒是咸腥的，把我的头发都吹乱了，就是这样我也愿意开着窗。过桥也需要近一个小时的工夫，开到中间，桥两边都是海，天上大朵大朵白云，阳光阔气地铺展在海面上，闪闪发亮，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，拿出手机发短信给他：“我快到了。”再过半个小时，我就能到达宁城长途客运站，而他从住处乘坐公交车到车站也就这么长时间。他很快就回了我的短信：“好。”收到短信后，我就无心看窗外的风景了，心脏开始怦怦乱跳。我穿的是奶黄色千鸟格掐腰连衣裙，头发也去理发店做了一下，不过对着车窗看，已经被海风

吹得乱糟糟的。

宁城长途客运站的出站口被两道铁栅栏束成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我排在队伍中等着检票员检票。他就站在出站口的右边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。一看到他长长的马脸，我就笑了起来。他也认出了我，朝我挥手。他个子有一米七多，白色短袖 T 恤，黑色齐膝短裤，将军肚，毛寸头，无框眼镜，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比我想象中的块头大了好多。走到他面前，他要接过我的双肩背包，我说包很轻的，他的手就放了下来，像个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地站在我身边。阳光洒在车站前面的梧桐树上，各种商店门口堆满了货物，出站的长途车拐弯时鸣了几声笛。他碰了碰我，“走吧。”我们一起往公交车站走去。他在电话里那么多话，真的在一起了，他却一句话都没有。我的心略微往下一沉，或许所谓的网友就是这样见光死的，他是不是看到我就觉得好失望？或许是吧。而我本来对他就没有怀抱什么希望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，我心里很清楚。如果他失望了，那就失望好了，而我会不会扭头就走的。

319 路公交车等了几分钟就来了，人很快就挤得满满当当的。我们都没有座位，各自拉着吊环。车厢里很热，而我们又靠得特别近。他的身上有香波的气味，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来之前洗澡了？”他看看我，忽然低头笑了笑，不说话。我凑近他耳朵小声地问：“有没有穿内裤？”他扑哧一声笑了，眼睛扫了扫四周，小声地说：“私人问题，拒绝回答。”我点点头笑着说：“你肯定没穿！你激凸了是不是？”他这次脸真的是红了，从脖子到脸颊。这个人啊，真的是会害羞的。我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了。看看窗外，宁城在一片

浓密的树阴之下，豆绿色的宁河穿城而过，路上的人都喜欢骑电动车。我转头看他，他正在专心地看公交车的电子屏幕，他脖子上的三颗痣果然是个等边三角形，拉吊环的手臂扬起，露出了他的腋毛。我忽然有点儿耳根发烧。

在宁城大道站下车后，我们沿着富春巷走，小巷子两边有小吃店、豆腐摊、糖果铺，还有一家干洗店，鸽子从屋顶上唰地飞过去。拐进小区到了第一栋楼的501室，这是他跟他的同事合租的房子。他同事今天轮班不在，小客厅里安静极了。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，让我坐在沙发上歇息，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去了。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书桌上放着一叠商场宣传单和几本励志书，那盆多肉植物还在，我拿起细看，他正好端茶进来，“好久没浇水了，它竟然还活着。”我接过茶杯，他说小心烫手，我又放在了桌子上。一时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两人尴尬地站在那儿。挂在阳台上的风铃叮当地响起，楼下有女人叫小贩的声音。他低头摸着桌上的宣传单，而我把额前的刘海儿一再往上撩起。

我又一次拿起茶杯，吹了吹，“不烫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突然冲了过来，抱住我的腰，而我手上茶杯里的水一下子泼了他一肩。“哎，不好意思。”我手忙脚乱地想脱身去拿毛巾给他，他抱我抱得更紧了，我把茶杯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。我听到他的喘息声，像是一只幼兽一样，他的双手扣着我的背，下身贴着我的腰间，我感觉到他的那个地方硬硬的。我推了推他，“嘿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。”他松开手，不敢看我，裤裆那里支起了小帐篷，我扫了一眼又去看别处，而他坐在床上埋着头，我注意到他头顶的那两个旋

儿。我问他：“我晚上睡哪儿？”他抬头犹疑地看着我：“你可以睡我这儿……我去我同事那里住。”我清了清嗓子，说了一声好。我让他起来，坐在车上真有点儿犯困，很想睡个午觉。我躺在床上，他从柜子里拿出崭新的毛毯来，让我盖上，我乖乖地答应了。

蒙眬的睡意中感觉他也上了床，他身上有一股干爽的气息，这让我感觉很舒服。他的手隔着我的衣服摩挲，身子凑得越来越近。我往外侧让了让，他又近身前来。我小声地说：“你压到我的头发了。”他说了声不好意思，身体往里面让了让。他的手指头汗津津的，在我的脖子上滑动时，我有点儿不自在。“我真的很困了。”他“哦”了一声，手缩了回去。睡一觉醒来，头隐隐发痛，大概是海风吹的。窗户上映着金红的光，天边起了晚霞。屋子里的立式风扇摇摆地对床吹风。汗都收了，身体干爽清凉。耳侧听到细细的呼噜声，像是水缸里冒出的小水泡，转头看去，他睡得正香。他的身上什么也没盖，腿毛浓密，风扇吹过来时倒向一边。他的睡姿是弓着的，让我想起了小孩。他的头控向胸口，手伸向我这边。他的手臂又白又胖，肉一看是虚浮的，我忍不住拿手去捏，捏了不过瘾，又去捏他的马脸。他的大头照还能看见颧骨，现在两颊都鼓了起来。他睁开眼睛看我，我又连忙侧转身。他的手又一次凑了过来，我伸手打掉，他再凑过来，我再一次打掉。

晚饭我们准备去青果巷吃。刚出小区门口，风从巷口吹来，凉爽中带着烧饼摊芝麻的香味。霞光斜斜地从屋顶下铺到围墙边的五叶地锦上，而天上的淡积云从蜜糖色过渡到葡萄紫。电动车从我们身边慢慢地开过去，老妇人穿着围裙，拎着一袋子老豆腐往家里

走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走在外侧，我走在靠墙的一侧。每有车来，他就带着我往边上靠，有时我的脸都能贴到墙上的爬山虎了。我笑他太过小心，他嘻嘻地笑。他的拘谨没有了，话多了起来。他平时怎么去上班啦，怎么吃早餐啦，晚上下班回来又去哪里逛啦，这家老板娘很凶啦。他又回到我在电话中熟悉的那个样子，可是又有一点不同：可能是电波的作用吧，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甜糯可口，现实中他说话的声音却是单调的，甚至有些聒噪。他开始说话的时候，我还在听。当我停下来看着天上的晚霞一点点变成绛紫色，他还在说。我跑神了，在宁城这座我从来没有来过的城市里，我把身体里绷紧的神经松了下来，我想浸泡在清凉的初夏空气中，不想动用任何情感。我再看他，他正说到商场的一件纠纷。我一直在看他，他终于感觉到，停下来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笑了笑说：“你不说话的时候挺好的。”

到了青果巷的桃花奶铺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窗外是宁河。他不说话，埋头吃自己面前的红豆双皮奶，我要了一份玫瑰樱桃双皮奶。我拿塑料小勺子挖他碗里的红豆吃，他把整个碗推过来，我说不要。我问他要不要吃我的，他微微一笑，也说不要。河里游船马达的嗒嗒声传来，我们同时看向窗外。河对岸是一家复古式川菜馆，临河一侧的屋檐下挂着一串红灯笼，馆子楼上楼下影影绰绰地人来人往。我说：“那边像是有人在办婚宴。”他把小勺子咬在嘴边看我。我低头吃奶上的樱桃，有点酸甜。再抬头，他还在看我。我有点不自在，他又要开口说话，我连忙抢着说：“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好吃的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想了一想，“海鲜应该不错，明天